

张天翼 小说选

上 卷





张天翼小说选

上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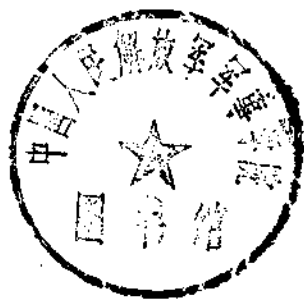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长沙



张天翼小说选

下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长沙

张天翼小说选

上、下卷

责任编辑：张翅翔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2次印刷

字数：590,000 印张：29 印数：25,001—32,000

统一书号：10109·1580 定价：2.60元

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老作家张天翼作品的要求，我们从他三十年代以来所发表的大量著作中选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按体裁分别编印下列几个集子：

《张天翼小说选》，分上、下二卷。上卷收短篇小说二十四篇；下卷收长篇、中篇小说各一部，附寓言若干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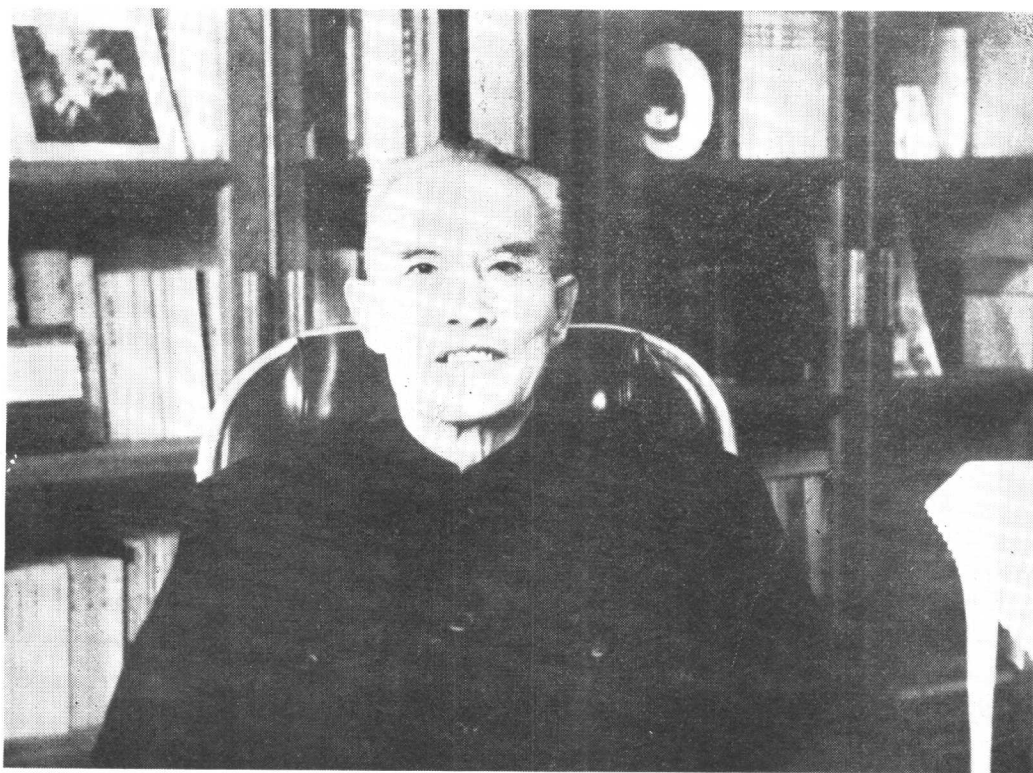
《张天翼童话选》，收解放前和解放后的长篇童话三篇。

《张天翼评论选》，收解放前和解放后作者所写的比较重要的论文，包括创作经验谈和古典文学名著研究、鲁迅著作研究等。

收入选集的作品，除《大林和小林》据一九五六年作者修改本排印、《秃秃大王》据一九八〇年作者修改本排印外，其它解放前的作品均据原版本重排，我们只校正了个别错、漏的字，文字上未作改动。

为编好这套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沈承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并承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张大明同志热情协助小说部分的编选工作，谨致谢忱。

一九八〇年十月



作者近照

作者手迹

在 城 市 裡

張天翼

掛鐘用了快沒勁兒的大音敲了。敲下：一。二。三。
一點半了。

這要算是明天的上午。

老爺和陳先生至身心抽是宋煙。他們那雙眼睛送走了陳七。聽見陳七順手把店門落關之後，他們全陳七做題目沒了起來。

你別嫌師叫什麼呀？——陳先生正要把手裡的煙送上

陳七，老爺眼兒看廣門，滿裡長，地吹風，一

晨光文學叢書

在 城 市 裡

張天翼作



《在都市裡》1948年

晨光出版公司版本封面

目 录

上 卷

小彼得·····	1
三太爷与桂生·····	14
二十一个·····	23
找寻刺激的人·····	37
皮 带·····	62
猪肠子的悲哀·····	81
脊背与奶子·····	94
小 账·····	121
团 圆·····	149
包氏父子·····	169
奇 遇·····	213
笑·····	228
移 行·····	246
欢迎会·····	281

星 报.....	310
出走以后.....	328
中 秋.....	346
蛇太爷的失败.....	356
菩萨的威力.....	388
友 谊.....	406
抢 案.....	420
砥 柱.....	432
陆宝田.....	451
华威先生.....	493

下 卷

在城市里.....	503
清明时节.....	818
仙岛(寓言).....	889
老虎问题(寓言).....	899
老虎问题续篇.....	904
寓言十八则.....	912

小彼得

遂生拍拍老八的屁股，眼睛瞧着那满地嗅着的小狗。

“老八你看，这是哪个养的畜生。”

老八对手板吐了口唾沫，抓住铁铲，铲了一把煤向火门里送。门里的火象恋人们的心似地正有着劲，火焰不服气想到处窜。一堆煤下去，红的里面有黑气向上冲一会。

“嘿，”老八掉转脑袋瞧那畜生。

那畜生好奇似地瞧他们俩。他象叭儿狗，不，毛比叭儿狗的长。脖子上扣上一圈皮带，花的。全身的毛放光，象掠过 stacomb 什么。

瞧呀瞧地他提起四条短腿溜过来，在他俩身上尽嗅。他能够嗅出每个人的气味。你走过什么地方，他会嗅着那条路跟你来。可是象这两个人，他似乎很难嗅出他们的分别：他们有同样的怪味，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所闻到的怪奇特的味儿。

象看不懂直译论文就丢了手，他弯了后腿坐起来……

说是这么说，但或许看懂了也未可知：狗知道。

老八拿铲子在地上一顿：

“嗨，这畜生！”

“Vow，”他说。

“你爷要打死你！”铲子又一顿。

“Vow, Vow, Vow!”

遂生笑出了声音。

“你对他一点狠处也没有。”

“这狗入的，”老八也笑着。“你爷敢跟你打赌：这狗入的定是那些粉团子养的。”

厂里的办事人都给叫做“粉团子”。

遂生把狗抱起来，摸他几下；透过手板皮的神经末梢下，有一种光滑细腻的感觉。不知道怎么个冲动他又去嗅了一嗅。

“老八，正经话：香哩。”

老八凑过鼻子去。

“唔。”

“怕是香水什么的。”遂生又嗅一下。

“那就是娘儿们养的，养来当个当家的，”那个用鼻孔短短地吸了几口气。“唔，不对，这是肥皂香。”

狗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跳下地来又坐着。把后腿举上来在脖子上一下下地刷着。

“狗入的，你嫌遂生脏，对不对？”老八吐口吐沫在手心上，又抓起铲子。

外面空地有谁在叫：

“彼得，彼得。”

小狗“Vow”了几声，巴的巴的地跑出去。

“小彼得，下回不要乱跑，晓得吧。”

遂生在门口张一下，他认识那个招呼彼得的是大老板的

身边人。找了彼得去大概是给他吃什么。

“正经话，大老板养的，怪不得。”

“大老板养的？”老八皱着眉毛。“他叫什么啊？”

“象是彼得。”

“彼得，”那个象要记住它似地念着，“彼得，彼得，”

彼得在厂里就出了名。彼得是大老板最近在青岛八十两银子买来的。厂里的人在谈女人谈性交的空隙中老谈些新闻似的事：现在的新闻是以小彼得做焦点。

“八十两。八十两是几块钱？”

“这要请粉团子他们算。”

“我拿三个月贮金打赌，我说大老板把小彼得来做儿子：大老板没儿子。”

粉团子他们也说着千篇一律的话。

“我们总经理，将来遗产一定给彼得，信不信？”

“你赶快叫你夫人养个小姐给他吧。”

这还不算，茅房墙上添上新的木炭字了：在拥护什么，打倒什么的字样中，在色情化的幼稚绘画中，写上了彼得的名字。

“彼得灰孙子万岁万万岁。”

“大老板操彼得的屁股。”

“彼得同老板娘……”下面画了个简单的图。

“拥护小彼得作经理。”

小彼得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有了名流似的地位，被人那么注意着。不过小彼得的确有点了不起的劲儿，譬如

傲慢之类：也许这是下意识的。他本能地只对他主人柔顺，驯和，服从，而且又似乎瞧出了主人在人类间的地位，脸嘴间就表示得有点异样了，至少跟别人养的狗异样。

“小彼得，这里来。”一些比粉团子地位还低的人，在逗他。

他不来。

一个人吸着舌头叫：“作作作，……”手里拿个馒头什么的去引他。

他不来。

旁边的人笑了。

“他一个月吃三十块钱的伙食，稀罕你的？”

“阿松你叫得他来，我们请吃小乐意。”

失败了两三次，阿松可动了火。

“这狗婆养的，看老子不揍死你。”捡起一块小石子，做着要扔过去的样子。

彼得偏偏头瞧他，并没怕的意思。

“怎么岔，你？”

有人瞧见那块石子离开阿松的手，向彼得身上飞了去。有没有打中小彼得，大家没注意着，总而言之，小彼得尖叫了几声跑开了。

“噪子倒脆哩。”

在场的人心头都感到点轻松，瞧着小彼得狼狈地跑着，他们从心地笑着。

小彼得那种似乎了不起的神气，使他自己老去受些皮毛的苦痛。以后这般人常捡小石子去掷他；看了小彼得就不自

在的心情，他们用这方式去补足。

吃了些小石子，小彼得躺到主人的脚旁去补足。寸把厚的地毯上躺着，躺不到一分钟伸个懒腰。桌椅上的退光漆差不多照得见自己的脸嘴——那么光。气炉子里匀出的暖气也不象遂生他们屋子里那么热得不成话。

他摇摇尾巴，瞧瞧主人。

主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按一下不知第几号的铃。主人脸子本是平板着的，一按铃就蒙上了一层威严。象个机器人，那第几号人一挺直地站在面前，主人就又在威严中透出点非常精明，机警的劲儿，象在说：“你们要好好的，我什么都晓得，你们什么都瞒不过我。”

“李先生那里通知过了没有？”

“通知过了。”那个肯定地点头，可是象鞠躬。

“他怎么说？”

“他说他对于……”

“好，不必说，我晓得。”摆摆手。

那人开了门要出去，主人又：

“哦，不错，喂。”

“是。”

“没有什么，去吧。”

脸子恢复了活气。

“Peter，来。”

彼得上了主人的膝头。主人虽然那么威严，可是对彼得是怪多情，怪温柔。彼得得到了过剩的满足：尾巴不怕吃力地摇着，伸出舌子舐主人那只指挥着几万人的手。另外半数

的手是在抚摩着他。彼得显得伟大起来，尤其是主人才用过威权之后。彼得长得聪明，他看到了这一对比后衬出来的主人的恩惠。所吃了别人的亏，现在想来几乎是所谓：隔世！

主人第二次按个什么铃。

彼得瞧见进来是谁，他知道这是为他的事，不，不完全是他的事：他跟主人同有的事。于是那恭恭敬敬走了进来的听差，在角落的架子上拿了瓶香槟酒，给主人倒了一杯，又注了小半杯放在地毯上。

“好，下去吧。”主人放了他。

不多大一会，彼得摇着尾巴瞧主人，舌伸着，口水滴在地毯上。

“还不够么？”

主人给他倒些酒下去。

还没舐完，彼得忽然，不知酒醉了还是来了什么 Inspiration 还是怎么，他唱起来。

“呜呜，呜呜，呜呜。”最后一声由低而高，一个 arpeggio。

又来了一声“呜。”那是个 terllo。

“怎么唱起来了，Peter？”

彼得还在地毯上打着滚，杯里剩着的几滴酒泼了出来。

“喂，为什么这样淘气，eh？”主人捉住了彼得，拍拍他的头。

他眼珠翻上去，甜美地睡着了，象在春天的南欧伏在爱人膝子上打盹。

彼得要是只到技师或课长他们那里去走走，他受不到委

曲。岂但受不到，还被一点尊敬。象在主人房里的出纳课长，老是用了狂热似的调子去欢迎彼得的。

“Oh, little Peter!” 非常亲爱的样子，而且把声音放大，附近的几间房子都听得见。

“来，到我膝头上来，我请你吃东西。”

给他吃椰子饼干，温存，巧格力糖，等等。

彼得不撒娇，象知道自己的身份似的。

“再吃点吧，Little Peter。唔？不吃啦？”

不吃啦，彼得跳下来，头也不回地走向主人房里去。

课长瞧着彼得往外移去的屁股，又调一回嗓子：

“哈哈，真好，Peter，你真好玩”

主人的朋友也待彼得好。有时他对主人的朋友不敬，主人不怎么责备他，只是：

“Peter，你不看看是什么人就乱叫么。下次不许，听见吧。”

彼得去嗅嗅那陌生人，记住他的气味。那人却一把举起彼得，夸他长得好，亲他，抚他，象一个男子吻着漂亮保姆怀中的孩子一样。

在这里虽那么幸福，可是叫他在这里呆一整天可呆不住的：他又到处跑了。他又跑到老八和蓬生那里。

“老八，你把兄弟来了。”

“好哇，狗入的，你爷欢迎你。”

彼得不是要去找罪受，他似乎是想摆点得意的脸色给他们看看：“你们大老板都温存我哩。”要是他会说话的话。

“你去把门，”遂生低着声音。“我试点手法给你看看。”

老八在彼得身边走过，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到了门边就突然回过脸来：把住门。

“Vow, vow vow vow vow。”彼得知道了这是什么意义。

遂生偷偷地捡起几块小煤块。第一块打着他的腿。

彼得叫着窜着。可是不敢向门口冲。

“别打着你爸啊。”

“不会的，正经话。”遂生第二块打中彼得。

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

窜着的小彼得最后鼓口气，用了最大的速度，从老八的跨下冲了出去。

他们俩舒畅地大笑起来。

“阿松真聪明，他发明的。”遂生说。

“总有天这狗入的给人打死。”那个在手心上吐吐沫，搓搓手。

阿松可另外打了个主意。他问人：

“有什么药一吃下就呕的？”

“不晓得。怎么？”

“哪个说得出这样药，我给他一个月贮金。不过要灵验。”

他认认真真的说的。他说他想把小彼得呕吐一下，看他吃的是什么东西。

有人告诉他给黄鱼他吃，不用说多灵了。